

【太原园林楹联赏析】23

迎泽公园楹联赏析 (五)

杨志初



藏经楼

云晴当檻碧 山晓入楼青

——藏经楼一层北面联

作者爱新觉罗·玄烨(1654—1722)，即康熙帝，清朝第四位皇帝。康熙帝8岁登基，14岁亲政，在位61年，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，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，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，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局面。

此联原出自康熙为风水宝地承

德避暑山庄静好堂题联。本联写景瑰丽，云霞灿烂，山色翠幽，如诗如画，与杜甫诗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当、入两字精妙，景色由静变动，意境顿生，为上下句联眼；山晓对云晴，楼青对檻碧，工整贴切。纵观全联，落笔隽永，切景切物，开阔大气，对仗工稳。

水能性淡真吾友 竹解心虚是我师

——扇形亭联

作者白居易(772—846)，字乐天，号香山居士，又号醉吟先生，祖籍山西太原，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，生于河南新郑。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，唐代三大诗人之一。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，世称“元白”，与刘禹锡并称“刘白”。其诗歌题材广泛，形式多样，语言平易通俗，有“诗魔”和“诗王”之称。官至太子少傅、刑部尚书，封冯翊县侯。著有《白氏长庆集》传世，代表诗作有《长恨歌》《卖炭翁》《琵琶行》等。

此联出自白居易《池上竹下作》：“穿篱绕舍碧逶迤，十亩闲居半是池。食饱窗间新睡后，脚轻林下独行时。水能性淡为吾友，竹解心虚即我师。何必悠悠人世上，劳心费目觅亲知。”上联指水性淡泊，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因而我以水为友；下联谓竹懂得虚心谦逊、虚怀若谷，因而可以做我的老师。全联蕴藉深沉，耐人寻味。



扇形亭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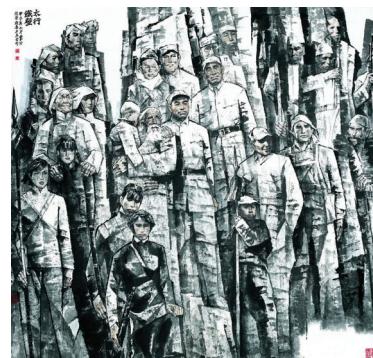
扫地焚香得清福 粗茶淡饭足平安

——鼓楼亭南面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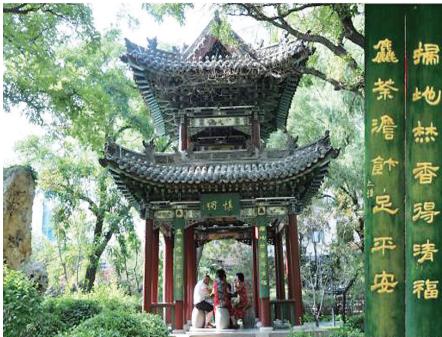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赵之谦(1829—1884)，浙江会稽(今绍兴)人。初字益甫，号冷君；后改字撝叔，号悲庵、梅庵、无闷等。清代著名书画家、篆刻家，与吴昌硕、厉良玉并称“新浙派”的三位代表人物，与任伯年、吴昌硕并称清末三大画家。

全联化用民间谚语“扫地焚香，

清福已具”“粗茶淡饭保平安，良心作枕梦里香”。“扫地焚香”“粗茶淡饭”虽是日常行为，但也体现出一种心境。全联表达了作者崇尚简朴平和和知足常乐的处世心态，及追求清逸闲适、恬淡安稳的生活情调。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作者仕途不畅、壮志难酬、饱经沧桑的人生经历。



《太行铁壁》(中国画)
王迎春、杨力舟合作
纸本设色 200×200cm
1984年创作
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
中国美术馆藏



鼓楼亭 本文配图均由郭夏宏 摄

鉴赏

中国画《太行铁壁》

张茜茜

《太行铁壁》是表现红色主题的一幅佳作。这幅作品既没有表现具体历史故事情节和真实的场景，也不是对历史事件考证的再现，而是侧重于时代精神的象征概括。画面中，朱德、彭德怀、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和战士、民众肩并肩，构图也如巨石、山岩一般紧凑严密，形成一股强劲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这种力量是崇高的、不可战胜的，它也正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的坚实保证。

群雕式的象征性构图，将为民族生存而浴血奋战的英雄们融于山势之中，铸成铜墙铁壁，巍巍太行山

成为抗日军民的纪念碑。人物组合与岩石结构吸收立体主义构成，若干竖长斜线形成总体节奏；又以宋代斧劈皴法，侧锋方硬之笔勾线，湿泼干擦，痛快淋漓。叶浅予先生赞扬“这是中国画讲究笔墨的特殊效果”。举笔直下的纵线是斧劈皴的骨线，更是画面的结构线，综合交错的皴擦，依托在一种整体的黑白、疏密节奏下，生发出明暗、强弱对比，人与山浑然一体，凝结出单纯的视向，从整体到细节，传统技法与现代形式妥帖融合，画面充满过目难忘的现代感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“雅俗共赏”的解释是：形容某些文艺作品既优美，又通俗，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够欣赏。

在我看来，我们所处的世界，有雅士，就有俗人，也有亦雅亦俗之人。能够让这些人都认可欣赏的事情或物件，方为“雅俗共赏”。在这里，“雅俗共赏”，是指不同类型的人，对同一事物的共同认知，而且是以欣赏的心态去认知，去感受，去品咂，去接纳。

还有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中，“雅俗共赏”是对“某些文艺作品”而言。是否包含书法？在我看来，这里所说的“某些文艺作品”，可以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，可以是歌咏、舞蹈、相声，并不包含书法。你想，书法一旦“通俗”下去，也就没理由叫书法了，又何来优美可言？

事实上，“雅俗共赏”是明代小说发展的产物，与书法毫无干系。在明代，小说盛行，然而，要让一本小说流行开来，必须让上至达官贵人觉得有境界，下至贩夫走卒、平民百姓能看懂。可以说，明代小说是“雅俗共赏”最初的载体和温床，是“雅俗共赏”的渊源所在。

谈艺术

书法的“雅俗共赏”

程应峰

对于“书法真的能‘雅俗共赏’吗”这样一种颇为随性的设问，我想，应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作答。

一是站在书法本身的角度，能称得上书法的书写，本身就是雅致的，令人心动而感觉舒坦的。书写一旦俗了，就一定不好看了，也就远离书法的意味了，或是了无章法的信笔涂鸦，或是浪费纸墨的鬼画桃符，这样俗不可耐的字，谁还有心思去欣赏呢？这时书写出来的所谓“书法”，也就只有教人白眼的份了。对于修养好的人，可能会付之一笑，说上一个“俗”字；若遇上修养不够的人，当场就有爆粗口的可能。

就书法本身而言，雅就是雅，俗就是俗，绝不会高雅里面有俗气，或者俗气里面有高雅，所以，书法本身是不存在“雅俗共赏”的。

二是跳出书法之外，站在观摩、欣赏的角度，一件书法作品让雅士和俗人或亦雅亦俗之人共同欣赏——“雅俗共赏”无疑就是常有的事。就书法作品本身而言，评判的话，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“美与不美”“耐看不耐看”。而“美”“耐看”，不论是雅士、俗人还是亦雅亦俗之人，都大致能分辨出来，而且趋于一致性的概率也很高。

比如文徵明、王羲之、唐寅、米芾的作品，一看上去，就让人觉得美，觉得好，无论是以拙取美，还是以巧取好，都让人看到了美好的存在。如此，一件书法作品的“雅俗共赏”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一个人的书写，写得好才可能被称为书法，才有风格可言。如果本来就是一手鸡爬字，还试图以“有风格”的“书法”自居，以“雅俗共赏”为遮羞布，要么是不管不顾、一味地自慰，要么是在玩一叶障目、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已。